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张磊

鱼通文化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高棣霞

独特的“鱼通颜色”

色彩被人们视为服饰的灵魂。英国著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指艺术作品内部的各个要素、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那种特殊的组合关系背后，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审美情感，隐藏着某种深刻的意蕴。在人们的视觉、感知和接受过程中，服装上的色彩信息传递最快，情感表达最深，视觉感受的冲击力最大，且最具美感诱惑力。鱼通人对服饰与色彩、服饰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色彩，即“鱼通颜色”。

鱼通服饰的代表性颜色有黑色、蓝色和绿色这三色，但黑色、蓝色和绿色在服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

黑色是鱼通服饰中应用最多、最广的颜色，为白色。首先，黑色是男女共用之色。无论男女皆好黑色，以黑色为贵、为主。其二，黑色是四季通用之色。一年四季，劳动时穿的是黑色，休闲时穿的是黑色，节日期间也穿黑色。第三，黑色也是主体之色。男子穿着黑色长衫、长裤，缠黑色头帕，打黑色绑腿，穿黑色布鞋，除腰间系一条蓝色或绿色腰带外，通体黑色。女子也着黑色长衫、长裤，搭黑色绣头帕，系黑色围腰，穿黑色布鞋。因而，在鱼通村寨里，无论是在崎岖的山路上，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还是在高高的碉楼上，到处可见一个个身着黑色长衫的鱼通男女，犹如无数个跳动的黑色音符，演绎着劳动的快乐和生活的美好。

鱼通人为何喜欢黑色？

鱼通老人给了我们两个十分简洁的答案：一个是“黑色经脏”，意为鱼通人长年从事农牧业生产，与土地、牲畜打交道，容易导致服装污染，不宜穿着浅色服装。一个是“过去的布料多为黑色”，意即历史上的布料单一，别无选择。这种解释表明鱼通人对色彩的选择有着严格的客观性要求，即既要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要符合客观条件的许可。

其实，鱼通人尚黑不仅具有现实性、客观性之原因，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在研究“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文化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生活在“藏彝走廊”上的各民族中，历来存在着“尚白”和“尚黑”的两大文化传承。“尚白”的民族有岷江流域的羌族，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绝大多数藏族族群（如嘉绒藏族、木雅藏族、道孚扎巴等），他们都有崇拜白石、供奉白石的习俗。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则崇尚黑色。彝族男女皆穿黑色服装；纳西族自称“纳”，“纳”即“黑”，“黑”即“大”，老年人也穿黑色，表示尊贵。因此，鱼通人崇尚黑色之俗可能是受到了“藏彝走廊”上的“尚黑”传统影响的结果。然而，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生活在大渡河流域的其他藏族部落（如嘉绒、木雅）都尚白而不尚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羌族民间史诗《羌戈大战》中古羌人在神的帮助下用白石打败了戈基人的传说密切相关。

一个没有融化的名字也始终刻着我的血管里一直未曾融化白在记忆里的那年二月的积雪

是我诗写不完的主题在以后的日子那盏挂在出站口的红灯笼疯长成旧年的故事那些绵密的对话通向南站的南北隧道悠长

你在冷风中的一袭白衣等在检票口外的是报出最后一站的地址停靠在省城北站的火车那年二月

二月的记忆

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暗处的心有谁知道他们深埋在人前大秀幸福与甜蜜多少亲密的爱人复刻生活的另一种写实光影喜欢错觉像两个依偎的人如此贴近被雪地拓印的影子错开身位站着的两棵树一前一后

雪地上的树影

春日笔记

诗苑
◎良木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公鸡刚叫了头遍，乌格就醒了，一骨碌爬起来，隔着门帘叫道：“阿爸，公鸡都叫了，快起来哟！”

“乌格，时辰还早哪，你看，外面还黑黢黢的。”阿爸说。

乌格朝窗户外面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确实还是黑咕隆咚的，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帐子里躺下再睡。不过，翻来覆去，他怎么也睡不着了。

阿爸扎在隔壁听到了乌格的动静，满怀心疼地小声对曲木嘎说：“看把我的儿子给折腾的，这会儿他也许恨不能长出一对金翅鸟的翅膀来。”

“由他去吧，难得乌格这么想去上学念书。”曲木嘎说，“早起的山雀子有虫吃，早起的秧鸡有谷粒吃。你还别说，乌格身上，还真有几分放蜂人的性子特点。”

“你自己的儿子，不随你，还能随谁！”阿爸扎娇嗔道。

“嗯，不能让儿子看不起，我也该起来装车了。”曲木嘎说着，也一骨碌爬了起来。

等他把所有蜂箱和各种工具，还有阿爸扎早就为父子俩准备好的各种日常用品，都装上了皮卡车之后，东边的天色有点发亮，也隐隐有一抹淡淡的红色了。

阿爸扎让曲木嘎换上她特意去集市上挑选来的一套新衣裳。特别是那根腰带上，有她特意添加的手绣的花边。

乌蒙山一带，较为年轻的彝族男子的服饰，比女子的服饰稍微简洁和朴素一些，服装上没有多少花饰。一般的男子，都喜欢缠着青色、黑色或白色的头帕；上身穿右衽大襟长衫或对襟短上衣，下身穿宽裤管的灯笼裤（也叫“八副裤子”），并配系一根腰带。彝族男子整体的衣着形象，以简洁、大方和舒适为主，体现了乌蒙山彝族男子勤劳、质朴和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

临出发前，只见曲木嘎站在家门前，朝着老鸹峰的方向，闭上眼睛，默默地、嘴里念念有词地嘟囔着，就像在许什么愿一样。

“阿妈，阿爸是做啥子嘛？”乌格不解地问道。

“乌格，阿爸是在念《桃哩捏底》给大山听，这样可以保佑阿妈和山上的荞子地，也保佑你和阿爸一路上都能平平安安的。”

原来，老一辈的彝族人认为，天蒙蒙亮的时候要离开家、出远门，可能会遇见划过天际的流星，这时候如果看见了流星，是不吉利的，所以出门前，必须先默默地念诵一段名叫《桃哩捏底》的

山岭能听见

◎徐鲁

歌谣韵味

“祭词”，把流星远远地“送走”。“祭词”里是这样说的：

流星落向次拉山，
我送你去次拉山。
流星落向白竹山，
我送你去白竹山。
流星落向松树林，
我送你去松树林。

把流星送到哪里去呢？彝族人传说，次拉山、白竹山，是两座无人居住的荒山，只要把流星送到远离人群的次拉山、白竹山那里去了，留在家乡的人和牲畜才不会受到伤害，出门远行的人们，也会平平安安的。

现在该出发了，阿爸扎双手把乌格拉到跟前，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又把昨天晚上、连同这几天来不断叮嘱乌格的那些话，拣重要的再叮嘱上一遍，这才放心地放开了乌格的手。

“阿妈，再见，等你来哟！”乌格上车前朝阿妈扬了扬手。

“阿爸扎，记着，不要累着自己！”曲木嘎咧着大嘴说。

“不用担心我，照顾好我的乌格！”阿爸扎扬了扬手，又大声对乌格说，“乌格，你阿爸要是忙起来，没有功夫，你就让小艾阿姐给你录个视频，发给阿妈看看哟！”

“晓得的，阿妈再见啦！”

小皮卡载着曲木嘎父子俩，载着满满一车蜂箱，也载着这一家人的憧憬与希望，在雾蒙蒙的春天的黎明时分，在阿爸扎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渐渐地朝着远方驶去了，一直驶出了阿爸扎的视野……

“不就隔着几架山吗，为什么要这样伤感呢？又不是去了天涯海角！”直到再也看不到车子的踪影了，阿爸扎才收回目光，轻轻地擦了擦有点潮湿的眼

睛，自嘲地想道。

五

这个时节，春风已经吹遍了乌蒙山的角角落落。到处是金色的油菜花地、紫色的紫云英花田，在一些村寨的周边，还能看到一些小小、开着或洁白、或粉色的花朵的果园。农人们在清晨的水田里和山坡上，用辛勤的劳作迎接春天。

春风在轻轻地吹拂。乌蒙山的人们把早春时节刚刚吐绿的河水两岸的柳树，称作“烟柳”。烟柳树冠看上去一笼一笼的。如果是细雨蒙蒙、白雾缭绕的白天里，每一株烟柳真像笼罩着一团或浓或淡的水墨染出的“绿雾”。这时节，烟柳树都已萌发出了柔软的新柳条和翠绿的柳叶，明亮的晨光洒在烟柳树上，好像给每棵树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小皮卡沿着两边开满油菜花的乡间公路，朝着鱼通镇的方向驶去。一路上，乌格好像听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各种鸟儿的呼唤声。它们好像在互相比赛，看谁的歌声最美、最亮和传得最远一样。

听，阿妈谷正在远处看不见的地方，一声高过一声地呼唤着：“种谷种谷，松土松土……”鹧鸪生怕让阿妈谷抢了风头，也飞到晨光初照的崖头，飞到高高的树杈和山岩上，高声地叫唤着，叫声听起来好像是在说：“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当然啦，乌蒙山区春天的水田里和村寨边，也少不了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八哥和鹤哥这对“表兄弟”。八哥喜欢成群结队地栖息在大树上或农家的屋

顶上，也常常栖落在水牛的背上。鹤哥看上去和八哥很像，但个子比八哥大一些，所以乌蒙山人称鹤哥是八哥的“表兄弟”。鹤哥的歌声比八哥还要动听，是出色的“歌唱家”。

“看，阿爸，两头健壮的水牛！”乌格看见，在不远处的水田的田埂上，有两头健壮的水牛正在悠闲地啃食青草，“咦？牛背上还站着一只大鸟！”

“那是牛背鹭，专门等着水牛给它踩出水田里的虫子、螺蛳什么的，所以，哪里有水牛，就会有牛背鹭。”

“就像阿爸一样，哪里有花，哪里就会有阿爸的蜂箱子？”

“没错呀，有山就能砍柴烧，有地就能种荞子。所以，彝家人祖祖辈辈都晓得感恩木尔木色，感恩木乌格子呀！”

乌格知道，“木尔木色”就是彝家人心目中的“山神”，“木乌格子”是彝家人心目中的“柴神”，他从小就听阿爸和阿妈讲起过。

“阿爸，你听，小鸟们都在唱歌，你也唱个歌子听听呗？”乌格的话真多，心里头的主意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哈哈，阿爸没有你阿妈，也没有阿妈谷和金翅鸟那样的好嗓子呀！”

“你有的，阿爸，你快唱吧，阿妈说过，你唱的歌子可好听了！”

曲木嘎本就经不起儿子的夸赞，现在一听到乌格说，连阿爸都夸他唱的歌最好听，感觉浑身顿时轻飘起来了，于是就清了清嗓子，放开声音唱了起来——

啊哎……

什么带针不带线？

什么带线不带针？

什么点灯不干活？

什么干活不点灯？

啊哎……

蜜蜂带针不带线，

蜘蛛带线不带针，

亮火虫点灯不干活，

土狗干活不点灯呢。

乌蒙山区的彝族人把萤火虫叫作“亮火虫”，把在泥土里耕耘的蚯蚓叫作“土狗儿”。曲木嘎的嗓音确实不错，唱得也很尽兴。他知道，他的歌是在唱给乌格听，也是在唱给满眼青翠的春天听，唱给岩脚下、小河边的烟柳听，唱给乌蒙山的山山岭岭听。没准呢，隔着一架两架山，他深爱的妻子阿爸扎，也能听见吧？

（全文完）